

墜落

「嘿嘿……老師，你找我？」楊軒奇突然從窗戶邊冒出頭，睜著大大的眼睛往裡頭瞧。

「……趙筱梅妳先回去，下次不要再犯了，聽到沒？」我鄭重地說。

「喔！」趙筱梅轉頭看看楊軒奇，吐了吐舌頭，走了出去。

「軒奇，來，進來，我有話問你。」我招了招手，從位置上站了起來，走到閱報休息區。

「我才不要咧，有事你出來講啦。」楊軒奇的頭在窗邊上上下下做著三百六十度的旋轉，不用看也知道脖子以下的身體一定在牆邊扭來轉去。

「我叫你進來就進來，一個大男生不要像女孩子。」

「喔～討厭ㄋㄟ，好啦，進來就進來。」楊軒奇心不甘情不願的踏進辦公室，後腳一縮，整個人貼在門邊，又不動了。

我上下看了看一臉髒兮兮的楊軒奇，衣服沒塞進去，短褲白白黃黃，左腳鞋帶拖得老長。唉，都已經國二了還這副德性。

「來，過來。」

「哈，老師，壁虎！」一個轉身，楊軒奇把腳跟手貼在牆壁上，轉過頭來看我。

其他老師都笑了，有的甚至從作業堆中抬起頭等著看好戲。

「過來！」我試著板起臉孔。

楊軒奇無可奈何的擺擺手，同手同腳的往前，然後向左滑步，雙手舉起來，眼神專注的看著我的臉，說：

「你看不見我你看不見我……」

坐在我對面的康老師把喝的水都噴了出來，一直咳得不停；斜前方的林老師推了推眼鏡，一副很看不慣的樣子，但嘴角卻是笑的。

「看不見你的頭，站好！」我大聲的清了清喉嚨，「我聽說你下課都跑到四樓去丟雞蛋，有沒有這回事？」

「我……我……我……」楊軒奇像被電到一樣，雙手啪的一聲貼緊大腿，肩膀卻一高一低。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什麼我我我？」我刻意的大聲起來。

楊軒奇點點頭，眼睛卻骨碌骨碌的轉，汗從鬢上流了下來，半聳肩左邊一抹右邊一擦，笑了。

「笑咧？還笑！告訴老師為什麼丟雞蛋？雞蛋哪來的？」

「生物老師說要做實驗要帶雞蛋，我就帶來了。我想說不知道蛋掉下去會怎樣，所以就跑到樓上去做實驗。結果，結果那個蛋就這樣掉下去爆炸，我還跑到一樓去看，跑得累死了。老師你要不要去看，剛爆下去的比較漂亮，有一個裡面還有小雞喔……還是你幫我丟，我到一樓看？」楊軒奇說著說著表情都興奮起來。

「我……我不是說過不要亂丟東西嗎？」我試著壓一壓自己的語氣，「這樣很浪費，而且搞得地下髒髒臭臭的不好，知不知道？」我拍了拍他的屁股，每拍

一下楊軒奇就把臉皺成酸梅狀，然後又嘻皮笑臉的看著我。

「喔，可是我想做實驗啊，之前我丟粉筆和紙屑都被隔壁班的老巫婆罰站。」楊軒奇大力的揉揉鼻子。

「就是你呀，我還在說爲什麼一樓到處都是被壓過的粉筆痕跡，你也幫幫忙，粉筆和紙屑有什麼好玩的？」

「ㄟ～老師你都不知道風大的時候啊紙會亂飄，那很漂亮耶，還有那個粉筆啊掉下去我都會算時間，剛好老師騎摩托車給它壓過去最好玩了。」

完全想不通哪裡好玩？真是被打敗。無可奈何，只好告誡楊軒奇下不爲例，做實驗有研究精神是好事，但是不可以這樣浪費，還恐嚇他這次本來是要叫媽媽來學校的，但如果他肯合作，我就當作不知道。楊軒奇一聽要叫媽媽來，臉就垮了一半，眼睛濕濕的猛點頭。我看了不忍心，站起來拍拍他的背又摸摸他的頭，才放他走。

剛在看笑話的林老師走過來拍拍我的肩：「我說吧，這小孩很難搞。」

我苦笑地看著林老師，然後舉起茶杯喝了口茶。

※※※

林士倫回身一踹，趙筱梅雙手抱住正要反擊，餘光一掃，隨即「唉叻」一聲坐倒在地。

「老師他踢我。」趙筱梅摀著肚子一臉痛苦的說。

頓時教室急速冷凍，聲音都被抽乾了，風紀從座位上彈了起來。

我走到趙筱梅身邊，確定她沒有大礙，叫兩個同學扶她回座位，然後才安靜的走向講桌，重重的放下課本，一句話也不說，黑板上頭都是風紀記的名字，有的下頭還加了好多正字，筆跡越來越重，講台上則橫躺著幾根腰斬的粉筆。

「黎曼婷妳坐下。」

我慢慢地站上講台，深吸一口氣：

「林士倫，你爲什麼踢女生？還踢肚子！我不是說男生力量大，要多體諒女生，怎麼還踹人家？」

「……。」

「老師……你誤會人家了，是趙筱梅一直打一直打林士倫先。」黎曼婷急著爲林士倫澄清。

「是嗎？」我看了林士倫一眼，林士倫依然低著頭不說話，「好，……就算趙筱梅先打人，你也不可以這樣踹人，萬一踢到人家內出血怎麼辦？」

「可是她真的很過分，我一直躲，她還一直打。」林士倫抬起頭，漲紅著臉說。

「所以你就可以踹人家？」

「要不然一直被打嗎？」

「你可以跟我說啊，她打你手，你這樣踢人家，到時候驗起傷來誰吃虧？」

「告訴你你也只會罵她，那我就活該被打？」

「你不要老是以暴力解決，而且我不知說過多少遍男生要有風度，你們倆互

相道歉！」

「老師，他踢我耶！」趙筱梅不以為然。

「道歉！」

「不要！」兩個人異口同聲的說。

「不要就給我到後面去罰站！我沒時間跟你們耗，拿課本站到後面去。其他同學課本拿出來，翻到第 48 頁，課文先唸一遍。」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好，這一段呢，是在說孔子的『不屑之教』。孟子說：『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一教誨之而已矣！』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意思是說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種，不屑教一個人，也是一種教育的方法，只不過這個方法是非常手段……。」

這堂課意外的安靜，我也懶得多補充什麼，只想把耽擱的部份補上來，沒想到沒上多久，下課鐘就響了。

「老師……，趙筱梅真的一直打林士倫，我可以作證。」我一喊下課，楊軒奇就跑過來。

「你們倆離開，給我好好想想！」

兩個人心不甘情不願的向我行個禮，氣呼呼的把課本一丟，就往外走。

我假裝沒看見，拿起茶杯喝水。

「老師，我想把娃娃都捐出來。」楊軒奇眨著大眼睛說。

「捐出來？什麼意思？」

「咦？學校不是有愛心義賣嗎？我想把我的娃娃都捐出來。」

「喔，這樣啊！這樣很好啊，什麼娃娃？」我的腦子裡滿是一個男生和一堆芭比娃娃。

「是皮卡丘和妙蛙種子啦，我最喜歡的娃娃。」

「最喜歡你還捐？」

「因為那是做善事啊，媽媽說做善事很好……可是我覺得我只有這個可以捐……，可是我又捨不得……。」

「可是就可是囉，捨不得捐就不要捐啊，老師並沒有強迫你。」我用手摸摸他的頭。

「因為他們每天都陪我玩超人遊戲，所以……」

「超人遊戲？」

「對呀，我是超人，我們每天都要拯救地球，很忙的，有的時候還會被欺負。」楊軒奇很認真的說。

「那他們真的是你的好朋友，難怪你捨不得。沒關係，你有這個心，老師很感動，回去上課吧。」

「可是……」楊軒奇皺著眉，仍是一臉的困擾。

「你有這個愛心卻捨不得他們，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好了，不要想了，嗯？」我站了起來，拍了拍他的背。

楊軒奇看了看我，一句話也沒再說，低著頭轉過身就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

沖完澡吃完早餐，回家換衣服到校，剛好七點。自從不要求早自習之後，很多班級的導師都快八點才到校，導師室很安靜，特別適合備課，是一個很好利用的空檔。

看看時間已經七點二十分，是該到外掃區走走了。班上的外掃區包括半個操場和靠圍牆的單槓，平時只要掃掃落葉撿撿垃圾，範圍雖大，工作量卻不多。

操場上三三兩兩趕著進教室的學生，每個人身上都大包小包歪斜著肩膀，臉色蒼白卻沒少過笑鬧喧嘩。更遠有幾個揮舞著大竹掃把，像是抱著瘦不啦噠的舞伴跳圓舞曲。

記得剛接這個班級，大家都是從國小升上來的，除了原先國小同校同班的，彼此都算陌生。報到當天，大部分的人站在外面看我一個人打掃教室，後來有一個個頭比較高的女生主動靠過來幫忙，她就是趙筱梅。

趙筱梅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尤其是她吆喝同學幫忙的架勢，我想我有了一個很好的衛生股長，所以就在推舉幹部時，直接任命她負責外掃區。從開學到現在，除了偶而回報幾個不聽話的同學以外，外掃區倒真沒讓我操過心。

「老師，我跟你說喔，今天我花了五百塊耶……。」楊軒奇像地洞機裡的土撥鼠，不知從哪冒出頭來。

「買漫畫嗎？」

「才不是咧，是我昨天去看義賣，覺得我的娃娃很可憐，捨不得，所以就用我的零用錢把他們都買下來。」楊軒奇一邊說，一邊腳往後踢。

「這樣啊？早知道這樣，你就捐錢就好了。」

「不一樣！人家是要義賣，不是捐錢。」楊軒奇很認真的說。

「嗯，也對！那……你真的很有愛心，而且是兩份愛心……。」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胡扯些什麼，就是覺得應該給楊軒奇鼓勵。

「老師，還有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讓趙筱梅當衛生？」

「爲什麼？我覺得她當得不錯啊。」

說人人到，趙筱梅遠遠跑了過來，我把眼光轉向楊軒奇。

「……嗯，沒有……。」楊軒奇低下頭。

「喔，那好，你先回教室吧。」我拍拍楊軒奇。

「辛苦囉，都掃好了？」

「嗯，老師你可以檢查，跑道上都沒有樹枝和葉子。」趙筱梅氣喘吁吁的。

「慢慢來，不急，等氣喘過來再說。」

「喔。」趙筱梅插著腰直吐氣。

「……對了，筱梅，聽別的老師說你常不交作業，上課還喜歡鬧別人，有沒有這回事？」

「你聽誰說的？」趙筱梅機警的看了我一眼。

「聽誰說不是重點，你只要告訴我有沒有？」

「……。」趙筱梅點了點頭。

「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就是不想寫也不想上課。」

「爸媽這麼辛苦賺錢供你讀書你卻這樣……。」

「老師，對我來說，寫功課認真上課很難，為什麼一定要我做這些？」

「當然是爲了你將來著想啊，多讀點書可以少吃點苦。」

「可是我覺得一點用處也沒有，我現在不是活得好好的？我幹嘛浪費時間學些生活上用不到的東西？而且你們都囉哩巴唆一大堆，很愛碎碎念耶。」

「你以前都做得好，爲什麼現在不行？」我不理會她的發牢騷，想導正話題。

「老師，我跟你講，我是因爲喜歡你才裝乖，但是，我受不了功課和上課……。」趙筱梅撥了撥瀏海，眼睛看著遠方。

「寫功課和上課並不是爲了我啊。」

「不要又是那些老套好嗎？」趙筱梅白了我一眼，「前途前途……我覺得好假，你是怕我爸媽找你吧？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是乖乖牌！當乖乖牌實在太無聊了，而且我小時候都不吃乖乖，現在也是，你老是要我吃就好像叫班長做壞事一樣！」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我停下了腳步，轉身打量身旁的趙筱梅。

「老師，你從小到大都很乖，又？你這麼乖，書讀得這麼好，結果還不是當老師，每天還要來學校被我們搞到生氣，你這樣很爽嗎？……唉呀，你不懂啦！」趙筱梅向我鞠了個躬，頭也不回地跑向教室去。

※※※

午休鐘聲響，確定大家都安靜趴著，我走到楊軒奇的位置旁蹲下，往上一看，楊軒奇果然睜著大眼睛盯著腳發呆。

「老師……，」楊軒奇抬起頭看了看四周，一臉神秘地說：「你找我？」

我靠在長廊的扶把邊，確定說話的聲音不會吵到午休，便將手放在楊軒奇的肩膀上說：「昨天你媽咪打電話來說這幾天你都作惡夢？」

「啊，老師，你都知道了啊？」楊軒奇一邊說一邊往我身上蹭。

「站好！老師在跟你講話。」

「老師……，人家怕嘛。你上課講的鬼故事好可怕喔！」楊軒奇索性挨著賴著，只抬起無辜的臉。

根據軒奇媽媽的說法，軒奇從小是婆婆帶大的。不知什麼原因，只要軒奇一哭鬧，婆婆就會把軒奇關進衣櫥裡，所以軒奇比一般人怕黑怕鬼。不過，我並不相信軒奇媽媽說的話，因爲軒奇常滿腿都是傷痕的跟我說又被媽媽打，還說他有時沒來學校就是因爲媽媽要打他，所以他把自己鎖在房間裡，甚至還求我以後遇到這個狀況要想辦法救他。最誇張的一次是我請班長打電話確定楊軒奇沒來上課的原因，班長後來很爲難的說軒奇的媽媽以爲軒奇不敢來學校是因爲老師打人，

所以一直問他軒奇是不是在學校被老師打？若是這樣，她要到學校找老師理論。

「老師叫你出來是要跟你說對不起，我也會跟其他老師說，若有老師上課一時忘記，你可以舉手提醒一下老師。」

「老師，這樣很丟臉耶！」

「也對喔……。」我倒真的忘了這個年紀最注重面子。

「……厚，好吧好吧，看你這麼為難，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楊軒奇很世故的兩手一攤，「不過，老師……」楊軒奇招財貓似地眯著眼，手窩在嘴巴邊，一副要講悄悄話的樣子。

我彎下腰，楊軒奇冷不防的突襲我的左臉，重重的親了一下說：「我接受你的道歉。」

※※※

趙筱梅突然將果汁倒在同學的身上，然後就在課堂上狂笑了起來。

趙筱梅已不是第一次出狀況，之前數學課上到一半站起來踢毬子，甚至好幾次任課老師罰她站，不是開始弄出聲響，就是在教室後面走來走去，逼得老師不得不請班長將她帶離教室。

其實，趙筱梅在我的課堂上也常脫序演出，不立即禁止的話，課程根本無法進行，但是在我恪遵不能打不能趕她離開教室的情況下，根本無法禁止她繼續鬧下去。但最讓我頭大的是，其他同學覺得我太寵趙筱梅，犯了那麼多錯，我竟然只是約談、罰公差，這些在他們眼裡，根本不算處理。

我是被打大的，所以我根深蒂固的以為「打」很有用，至少現在要我亂丟一張垃圾，內心會浮現被打的恐懼，這，很有嚇阻性。我甚至認為現在的孩子沒有抗壓性，多少和不體罰有關，小孩可以完全不顧慮別人怎麼想，想說就說想做就做，不像以前害怕被打，必須學會看臉色，學會忍耐，相對的也學會尊重……。

「要不然你覺得怎樣才算處理？我也找她爸媽來過好幾次啦。」

「老師，像這種人你找她爸媽沒用，你要打她。」風紀說。

「打？你們做錯事時也希望老師用打的？」

「那不一樣，我們會改，但她不改就算還越來越過分，真的很可惡！你不打她，我們都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她就可以這樣一直亂來？而且我敢保證她一定怕你打，因為她都打人家！」楊軒奇也插上一腳。

「你這是什麼邏輯？」

「本來就是了！她一定是覺得打很有用，要不然她幹嘛只要不爽就到處打人啊？所以囉，我說她怕被打！是不是啊，老師？」楊軒奇一邊說一邊又貼上我的手臂。

「什麼跟什麼，一堆歪理！」

我沒來由的腦海裡突然閃過楊軒奇從林老師班上轉來時怯憐憐的眼神。

林老師是學校遠近馳名的嚴師，學校的升學招牌靠的就是像他這樣的人撐起來的。

一生奉獻給教育的林老師沒有結婚，連假日都耗在學校陪學生，平常學生一

有不對勁，出手決不手軟。這樣的班級，家長擠破頭地將小孩往裡面塞，楊軒奇的媽媽也是其中一個，但沒想到讀沒多久，就因害怕上學而轉班。至於為什麼轉來我的班？絕對不是因為我有多麼傲人的升學成績，只是看上我「充滿愛心」，決不動槍動棍。

其實我很清楚一個老師面對那麼多學生要進行教學，沒有立即性的排除搗蛋，當下遇到最大的困難點就是課程無法進行。說得更聳動些，國中生開始對外在世界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師不能建立威嚴，不能維持基本的秩序，學生不會看到老師尊重人格差異的部份，反而會認定老師罩不住，那也就沒有必要聽老師的，也沒有必要守規矩。

輔導專家永遠會說，對於行為偏差的人需要一對一的介入，長時間地磨，長時間地輔導。但我教的班有三十三個學生，各有各的疑難雜症，平常父母兩人搞定一個孩子都有困難了，我一個老師面對三十幾個不同成長環境的孩子，在課堂上需要一定的步調去完成教學，卻沒有人能告訴我，我該怎麼做才能同時兼顧？只是一味要求我不能做這不能做那，不能犧牲掉任何人。

好，我也認同是不該犧牲任何人，但問題是，在突顯各別差異的同時，我就該犧牲掉守規矩的學生？為什麼搞到最後，不守規矩的人反到像是受害者？

我實在說不出為了趙筱梅一個人不乖，所以必須陪掉各位守規矩的時間，必須剝奪各位的受教權，因為我不能以比較積極的手段制止她。

當然，我也無法證明，只要打了趙筱梅，一切就會改觀。

我只知道自己下定決心不打學生，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不敢。

我不是不相信潛移默化，我不是不相信愛與尊重終究會改變一個人，但我只有三年的時間和這些孩子相處，這些孩子前面的家庭教育和國小教育是怎樣我無法干預也來不及干預，但在我手中的這三年，對孩子們來說，不論是在知識成長或人格塑造上，都對未來人生起著重大的影響，我又怎能讓他們斷送在我手中？何況，我本來就不想唱什麼高調，我只希望有人能告訴我，當孩子不受控制，我該怎麼在不剝奪受教權並尊重孩子的自尊下，繼續上課下去？難道只能讓孩子離開教室？那像趙筱梅這樣的鬧法很可能永遠都進不了教室。

「老師，可是你知道嗎，班上有很多同學被她叫外面的人打，我們都沒告訴你。」楊軒奇顛三倒四的說。

「被打？為什麼她要打同學？」

「因為我們不聽她的話，地沒掃好啊。」楊軒奇一臉老師怎麼你連這個都不知道的樣子。

「什麼？因為地沒掃好？那你們要告訴我啊！」

「為什麼要告訴你？告訴你你也只是罵罵她，罰她公差……趙筱梅說她最喜歡你罰她公差，因為這樣就不用睡午睡。還有……你找她爸媽來也沒用，她爸疼她疼得要死，根本不會對她怎樣。過幾天，她又會叫人來打我們，因為她都隨便猜是誰告的密，下課就找人堵他。」連班上不太愛講話的賴仕柔也抱怨了起來。

「可是……？」我腦子突然一片空白。

「老師，你都不知道，她國小就這樣了，我們同校的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她還因為太壞了差一點被退學。而且啊，你什麼方法都用過了也都沒效，你為什麼不試著打打看？」黎曼婷說。

我實在太大意了，接這個班時翻過輔導紀錄，趙筱梅的部分一片空白，我只當她的老師對她印象模糊或資料遺失，所以整個紀錄是空白的，卻忘了多作確認，要不問問其他跟她同班或同校的人也好。

早先趙筱梅開始出現問題時，我一邊試著自己處理，一邊還請輔導老師、生輔組長和訓導主任幫忙。在會談了好多次之後，決定雙管齊下，一邊安排老師專門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她，多給她關懷；一邊則由我和訓導處對趙筱梅進行勸說，但這些只有一個多禮拜的效用，沒多久她又開始捉弄老師，甚至放學後夥同外頭的混混恐嚇同學、勒索他校的學生。

趙筱梅就像失控了一樣，學校不想把事情鬧大，但少年隊還是來了好幾次。以成本觀念來看，我們確實花太多時間在趙筱梅身上，比較糟糕的是還賠了其他小孩的學習時間。

趙筱梅的父母，就如同楊軒奇說的，做爸爸的視女兒如命，電話裡一副早知道會這樣的語氣，只會不斷地說抱歉抱歉，卻從頭到尾也不來學校一趟。做媽媽的則是每請必到，但是除了陪笑臉哈腰道歉、偶而裝模作樣的輕罵輕打趙筱梅給大家看之外，就是數落自己的老公寵壞小孩，自己又因為保險工作忙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老師多多管教。

我試探性的問趙筱梅的媽媽對體罰的看法，她起先愣了一下說，老師你不是不打小孩的吗？隨即好像意識到什麼似的說有需要絕對支持老師，只要不打傷小孩就好……，「老師您都不知道這孩子有多麼喜歡你，因為你是唯一關心她的人。從來沒聽過這孩子說學校老師的事，但是自從念了這個學校，每天都說魏嶽崎怎樣又怎樣，啊對不起小梅在家都是這麼沒大沒小的叫您……她還說特別是做錯事的時候老師都不會用打的而是用勸的，所以她很喜歡你……。」

幾次的協商就像這樣在一連串的道歉哈腰鞠躬中耗掉，最後我不得不在訓導主任及輔導主任的陪同下，嚴肅的請趙媽媽帶孩子去看心理醫師。趙媽媽表情凝重的聽我們說完，勉強的笑了一下說似乎也只有這個辦法了，卻隨即歇斯底里的哭喊起來，直說我們放棄了她的小孩，給她的孩子貼標籤，要她帶小孩去看心理醫師，她的面子往哪擺……？搞得大夥又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安撫，訓導主任還馬上電話聯繫一位專攻青少年心理的教授，約好拜訪的時間，趙媽媽這才平靜了下來。

可是，趙筱梅和媽媽始終沒有赴約。

※※※

事情的爆發點是在星期三的中午，林士倫不小心撞掉了趙筱梅的書包。

趙筱梅不接受林士倫的道歉，二話不說，推倒林士倫的桌椅，我眼見林士倫就這樣連人帶飯倒在地上，飯菜灑得滿地都是。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吼住正往外走的趙筱梅：

「妳怎麼可以這樣？」

「爲什麼不可以？」

「人家跟妳道歉了，妳爲什麼還推倒人家，害人家沒飯吃？」

「他是故意的，我爲什麼要接受？」

「我明明看到他是不小心的！」

「你當然幫他說話！」

「好！妳說我偏袒他，有這麼多人都在場，我有偏袒林士倫嗎？」

班上沒有一個人敢吭聲，還有幾個比較膽小的似乎要哭了出來。

「好，旁邊的同學幫忙林士倫收拾。妳……」，我指著趙筱梅，「妳給我站到教室後面去！我現在不跟妳說，等我買麵回來給林士倫吃，再跟妳算帳！班長，看好她！」

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教室，剛踏進班級，就看到班長如釋重負的表情。

我把麵交給林士倫，抱著胸走到趙筱梅面前：

「妳知不知道錯了？」

趙筱梅把頭一甩，兩條辮子像蛇一般咬了過來。

「妳這是對老師的態度嗎？弄翻同學的便當，老師還幫妳買麵，妳這是什麼態度？」

「少來，我有叫你買嗎？」

「妳……。」

我氣得直發抖，一時接不上話。

「妳怎麼可以對老師這樣？」風紀和楊軒奇異口同聲的說。

我擺了擺手，掉頭就走。

老實說，趙筱梅的轉變實在太大，我滿腦子醬糊……。趙筱梅的父母焊住了嘴……，以前跟趙筱梅同校的都說，這才是「正常」的趙筱梅。

陰晴不定、暴力、恐嚇，不按牌理出牌，我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學生？

※※※

第二天的國文課，還沒踏進教室，大老遠就聽到趙筱梅飆人的聲音，接著映入眼簾的是四張桌椅東倒西歪的癱在地上。

「班長，去請生輔組長來！」我連問都不想問。

「你敢去你試試看！」趙筱梅順勢往班長身上丟了把椅子。

「妳撒什麼野？」我一把拉住趙筱梅，另一手揮了出去。

「你打呀，你敢打就試試看！」趙筱梅頂了過來，「我的國文課本被人家倒粉筆灰和吐口水，你看，還一頁一頁的，我爲什麼不能生氣？」

我愣住了，餘光掃了一眼她桌上的國文課本，果然慘不忍睹。

「好，是可以生氣，但不可以摔東西，你這樣是損壞公物，有什麼事老師來處理！」我試著壓抑自己的脾氣，心想最近是怎麼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哼，跟你說有用嗎？」趙筱梅拍拍裙子，不屑的說。

班上誰都可以質疑我的管教方式，就是趙筱梅不行！

我怕自己做出什麼舉動，便要班長帶趙筱梅到訓導處去。

等趙筱梅一離開，大家七嘴八舌討論的都是趙筱梅有多壞，就是沒有一個人在意趙筱梅的國文課本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承認我有點耿耿於懷，因為我怕……

我怕選擇國文課本惡作劇的人是不是潛意識裡對我也有意見？

「老師，你剛剛應該打她的，我們挺你！」林士倫說。

「對呀對呀，那種人應該給她教訓。她平常最會鬧，越記她越嚴重，班上秩序得不到獎都是她害的！」黎曼婷說。

「……有沒有人願意承認是誰把趙筱梅的國文課本……？」我決定先找出破壞書的人。

「老師，趙筱梅她活該，罪有應得！」楊軒奇睜著大眼睛說。

「沒有人願意承認嗎？」我嚴聲的再問一次。

大家都面面相覷。

「老師！」賴仕柔紅著臉有點激動地舉起了手，「我覺得……我覺得這個同學做得很好，就算他承認了，你也不應該處罰他。」

賴仕柔平常很少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次的舉動，倒是有些反常。

「為什麼妳會這樣說？老師不是說過，暴力、惡作劇都解決不了問題嗎？」我應該抓住機會正向教育。

「那我們就該一直被她打嗎？」賴仕柔衝出這句話後就漲紅著臉哭了。

「到底怎麼回事？仕柔妳哭什麼？」

大家互相使了個眼色，還有人回過頭看後面和外頭。

「是怎樣？你們不說我怎麼知道？」我火大了。

賴仕柔激動得趴著大哭，黎曼婷過去拍拍她的背，還對林士倫抬了抬下巴，林士倫便站起來靠在窗邊。

我看看大家，心想：這太誇張了，難道大家都怕趙筱梅突然跑回來？

「林士倫，你給我坐下，像什麼樣！黎曼婷，妳說！」我在講台上坐了下來。

「……老師，上星期游泳課，仕柔被……」，黎曼婷欲言又止，或許想想直接講出來不妥，便走到我身邊小聲的說：「仕柔那個來了，但她算一算應該過得差不多，所以就下水。沒想到跟在她後面的男生看到水裡有血跡，就在那邊竊竊私語，就被趙筱梅聽到，她就把大家叫到更衣室，問大家要不要原諒她？大家都覺得沒什麼，沒想到趙筱梅說大家要原諒她但她不原諒，就跑過去把她揍一頓。」

我這才了解，原以為自己可以用時間愛的教育感化趙筱梅，卻讓其他人生活在恐懼中。我癱軟的坐在椅子上思考，完全沒有聽見大家細數這些日子裡所受的威脅與委屈。

我常聽人家說，不要為了一顆星星而放棄整個星空，我現在似乎是為了一個學生而不顧其他學生了。

對於趙筱梅，我自認我能做的都做了。她犯錯，我私底下找她談、在三地告

誠，也適時的在她表現好時鼓勵她、聽她說話，並沒有因為她的成績不好而不理她，為什麼她還是有那麼多的偏差？難道她需要更多的關注？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引起關注的方式是不斷使壞？真的是因為做壞事對她來說比較容易？

我不是她，我真的不懂。

不過我確知，既然我改變不了她，我應該保護其他的學生，我應該將我的關心分給這些聽話的小孩，我必須做些不同以往的決策。

「好，既然大家有話要說，你們就把自己或同學被趙筱梅欺負，包括被勒索、借錢不還什麼的，都寫在紙上。不用寫名字，也不用怕我會把你們寫的給別人看。我只是想知道發生了哪些事，這一次一併處理！請大家盡量寫，我也會去查證和比對，不要亂寫。」

大家一臉不相信的樣子，我只好再三保證。

二十分鐘後，我收到洋洋灑灑好幾頁不是打人就是恐嚇、勒索的指控。我大略看了看，發現大家寫的都很集中，有幾個疑問當場做了了解，然後深吸一口氣說：「大家放心，我會給大家一個交代。不過，是誰撕壞趙筱梅課本的，我希望這個人今天下午會來跟我自首。」

「出來自首吧，不要為難老師，反正老師也只會唸唸你，不用怕！」林士倫大聲的說。

「林士倫，你這是什麼話？」我尷尬地說。

「老師，你連趙筱梅都治不了，憑什麼怪別人惡作劇？他幫我們出氣耶，你卻只是顧著找誰做這件事，你果然比較疼她。」黎曼婷也不以為然的說。

※※※

導師室的電視播著新聞，一則網路影片將老師上課，學生在課堂上打鬧、比腕力、看電玩攻略本全都錄了下來，標題是：「教育的淪喪，教師的失職！」

我轉了幾個新聞台，雖然有幾個主播提到課堂上仍有幾個學生用心上課抄筆記，但所有的報導都偏重於老師依然在講台上講課，完全無視於學生的嬉鬧。校方也說會針對老師是否失職進行追究檢討，至於嬉鬧的學生只會口頭勸戒，保證不會作任何處分。

老實說我看到這則新聞很洩氣，因為我很能體會這個視若無睹的老師的心情。不能打、不能罵、不能請鬧的學生離開教室（否則算是剝奪孩子的受教權），學生不聽勸告執意玩耍，老師只能悶著頭上自己的課，因為還是有認真想學習的學生，若太過將那些吵鬧的放在心上，只會浪費時間處理永無休止的吵鬧，還會耽擱真正想學習的學生，甚至自己會氣到衝動地做出打罵的行為，那又何必跟自己的飯碗過不去？

不過看來現在這樣也不行了，學生會把老師上課的漠視 PO 在網路上，該死的還是老師。

到了快放學的時候，楊軒奇的頭又出現在窗台上。

「有什麼事嗎？」

「老師～，我有看到是誰弄的。」楊軒奇衝了進來，在我面前煞住車，兩手

擺成衝浪而來的樣子。

「站好，不要動來動去。」我沒好氣的說。

「老師，你不要生氣啦，我知道是誰，皮卡皮卡！」

「皮你的大頭卡啦，我勸你最好趕快告訴我！」

「好嘛好嘛，我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所以我知道。」

「講重點！」

「我講，但你不可以生氣喔。」楊軒奇又貼了過來。

「我說男孩子就要有男孩子的樣子……。」我實在受不了楊軒奇親暱的舉動。

「呃，那我說囉……」

「說啊！」

「等一下！喔，好緊張喔……」楊軒奇拍拍胸口，朝導師室外看去。

「放心，沒人。」這幾天發生的事讓我快失去耐性。

「好，我說……是我！」

「啊？」

「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是我！」楊軒奇語氣與眼神都十分的堅定。

「你不要跟老師開玩笑，我真的會生氣喔！」

「真的是我！是我！」楊軒奇斬釘截鐵的承認。

「真的是你？……好……，那你告訴我原因。」

「因為她對你不尊敬，不但頂嘴還罵你。」

「可是……。」

「她就是不可以這樣對你！我看你沒對她怎樣，而且好像很難過的樣子，我就覺得，只有我可以懲罰她了，所以我就給她好看！」楊軒奇講得雙眼發亮。

我突然好想抱著楊軒奇。

※※※

楊軒奇的自白像推了我一把，我決定不再軟性處理。

綜合訓導處的紀錄，我、訓導主任與少年隊隊長約談趙筱梅的父母。

還是只有趙筱梅的母親出面，主任當場開出只要趙筱梅肯轉換環境，所有的記過與紀錄都會取消的條件，至於趙筱梅，事情已經鬧得這麼大，也不適合再待在學校，暫時回家管訓一個禮拜。

當晚趙筱梅的母親來電，希望我再給趙筱梅一次機會，我說不是我的問題，而是大家都受夠了趙筱梅。趙筱梅的母親一如往昔的為女兒求情，我鐵著心又把趙筱梅所做的一切又複述一遍。

就這樣拉拉雜雜談到深夜十二點多，估量趙筱梅的母親不達目的不會放下聽筒，我只好退一步說：「好！明天班會課，我會讓大家投票，是要趙筱梅離開還是留下，就看趙筱梅的造化了，畢竟緊密相處的是同學。趙媽媽，若妳有什麼話要說，明天就來一趟吧！」

第三節上課鐘一響，趙筱梅和媽媽出現在教室走廊前。我大致把趙筱梅的來意說了一下，班上同學雖然有些不願意，還是答應讓趙筱梅在投票前說幾句話。

趙筱梅和母親很謹慎的站上講台，先向大家鞠了一個躬，說了聲對不起，然後說：

「謝謝大家給我這次機會。我知道大家一定不肯原諒我，但是我還是要來向大家說對不起。我當然是希望能留下來和大家一起讀書，雖然不可能，但我還是希望。希望大家能給我一次機會。不過不管怎樣，我會尊重大家的決定，若大家要我走，我就走，絕不囉唆！」說完，又一個九十度的鞠躬，才和媽媽一起走出去。

我請班長帶趙筱梅母女先到輔導室坐坐。

在投票前，我很慎重的請大家多作思考，因為投下的票將決定同學的去留。

投票進行的很順利，不到十分鐘，結果出爐，大家一致通過請趙筱梅轉換環境，沒有一個人持反對意見。

我再次確定大家的意見，大夥起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竊竊私語好一會，最後由黎曼婷代表說：「老師，我們決定不給她機會，因為你已經給她好多次機會了，她每次都是道歉後更嚴重，現在連你都敢兇，根本就是忘恩負義！而且，我們再也不想被她欺負了，所以請她轉換環境。」

我試著安撫，要大家好好再想想，不要太衝動，沒想到賴仕柔轟地一聲站起來說：「老師，不用想了，我絕對不會原諒她！」

看來，大家心意已決，我只好請班長去請趙筱梅母女，但在等待的過程中，我還是試著勸阻大家，若突然想給趙筱梅機會，在她進教室前都可以改變心意。

等了大約五分鐘，只見班長一個人回來說，輔導室的老師說她們沒待兩分鐘就走了。

當天晚上我接家長的電話接到手軟，大家的訴求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應該給趙筱梅一次機會，小孩不懂事難免犯錯，不應該就這樣放棄她；一派則認為發生這麼多這麼糟糕的事，當導師的竟然都沒跟家長說，你這個導師是怎麼當的？像這種會欺負人的小孩不應該出現在校園，老師你一定要硬起來。

總的來說，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因為，家長事先都先詢問過孩子有沒有被欺負，然後才選邊站。

因此，我更加的肯定我的決定。

第二天上午八點多，趙筱梅與她的父親選在我的課進教室收拾東西。

我轉交兩大張訓導處花了三天登記以及班上同學寫下的欠錢欠東西的清單，為了防止報復，我還用電腦繕打列印。趙筱梅的父親不好意思的接了下來，笑著臉賠禮說一定馬上還，便一個人走出去辦離校手續。

趙筱梅沒有花多久的時間就收拾好抽屜裡的東西，提著鼓鼓的袋子，頭也不回的往外走。

看著趙筱梅編梳在後頭的烏黑麻花辮，我有些不知所措，將兩隻手抱在胸前，以退一步的眼光看著她，思索該不該叫住她說些什麼，剛要踏下階梯的趙筱梅似乎也感覺到了，轉過身朝我點了個頭，眼光卻投在我背後那間待了一年多的教室，發現窗口上有許多熟悉卻又充滿敵意的眼神，她冷笑了一下，滿臉的不在

乎，隨後抿了抿嘴，以極緩慢、清楚的語氣說：
「魏欽崎，你是我這一輩子最討厭的人！」

(共 13,222 字)